

新鐫仙媛紀事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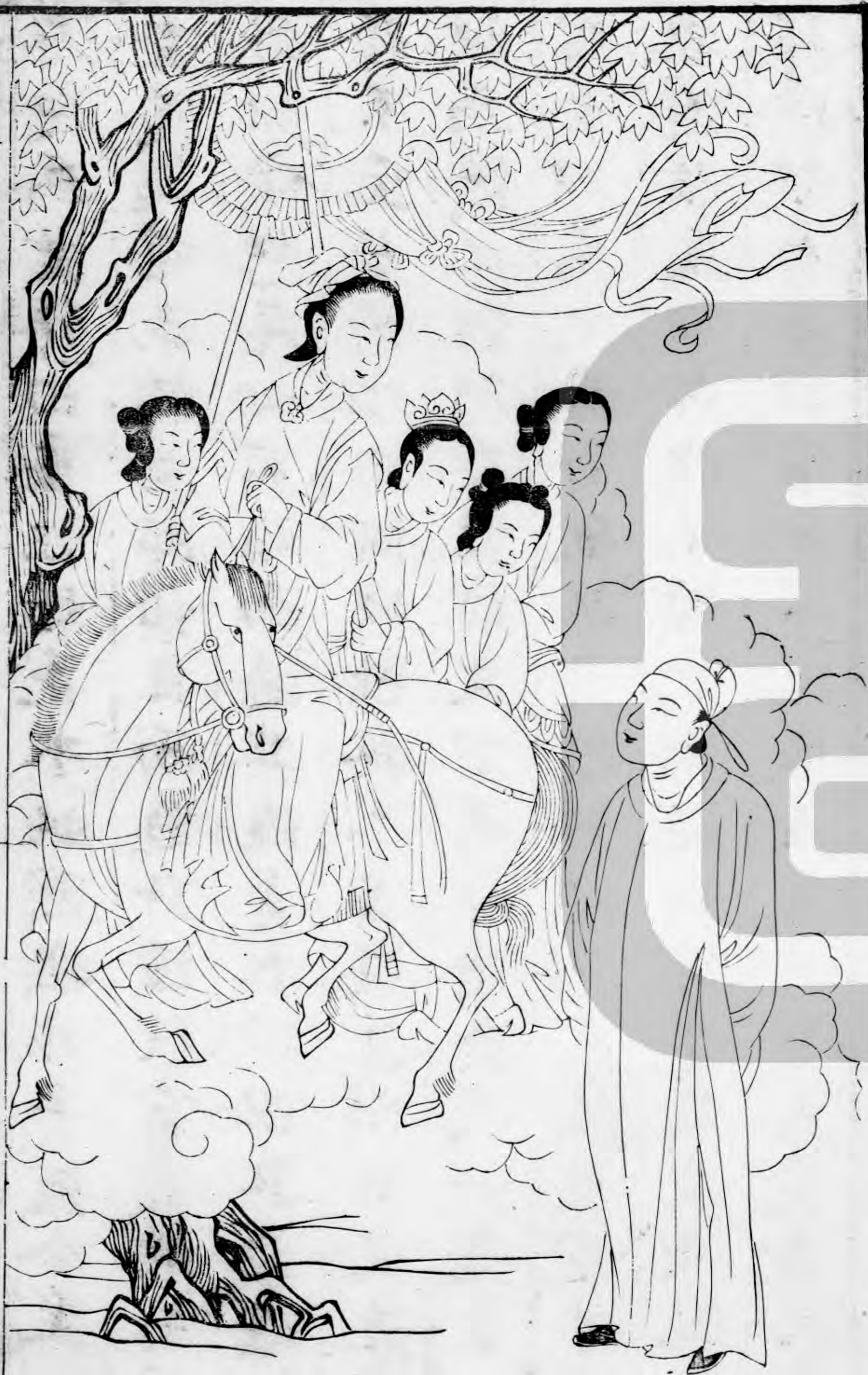
錢唐雉衡

玉卮娘子



唐開元天寶中有崔書生於東州邏谷口居好植名
花暮春之中英蕊芬鬱遠聞百步書生每初晨必盥
漱觀之忽有一女自西乘馬而來青衣老少數人隨
後女有殊色所乘馬極駿崔生未及細視則已過矣
明日又過崔生乃於花下先致酒茗樽杓鋪陳茵蓆

乃迎馬首拜曰某性好花木此園無非手植今正值
香茂頗堪流眄女郎頻日而過計僕馭當疲敢具單
醪以俟憇息女不顧而過其後青衣曰但具酒饌何
憂不至女頷叱曰何故輕與人言崔生明日又先及
鞭馬隨之到別墅之前又下馬拜請良久一老青衣
謂女曰馬大疲暫歇無爽因自控馬至生花下老青
衣謂崔生曰君既未婚予為媒妁可乎崔生大悅再
拜跪請青衣曰事亦必定後十五六日大是吉辰君



於此時但具婚禮所要并於此備酒肴今小娘子阿
姊在邏谷中有小疾故日往看省向某去後便當啓
啓期到皆至此矣於是俱行崔生在後即依言營備
吉日所要至期女及姊皆到其姊儀質亦極麗送女
歸於崔生崔生母在故居殊不知崔生納室崔生以
不告而娶但啓以婢媵母見新婦之姿儀禮甚備經
月餘忽有人送食於女甘香殊異後崔生見母不悅
慈顏衰悴因伏問几下母曰有汝一子冀得求全今

汝所納新婦妖媚無雙吾於土塑圖畫之中未曾見
此必是狐魅之輩傷害於汝故致吾憂崔生入室見
女淚涕交下曰本侍箕箒望以終天不知尊夫人待
以狐魅輩明晨即別崔生亦揮涕不能言明日女車
騎復至女乘一馬崔生亦乘一馬從送之入邏谷三
十里山間有一川川中有異花珍果不可言紀館宇
屋室侈於王者青衣百許迎拜曰無行崔郎何必將
來於是捧入留崔生於門外未幾一青衣女傳姊言

曰崔郎遣行太夫人疑阻事宜便絕不合相見然小
妹曾奉周旋亦當暫進俄而召崔生入責謂再三詞
辨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譴而已後遂坐於中寢對食
食訖命酒召女樂洽奏鏗鏘萬變樂闋其姊謂女曰
須令崔郎却迴汝有何物贈送女遂袖中取白玉盒
子遺崔生生亦留別於是各嗚咽而出門至邏谷口
回望千巖萬壑無有遠路因慟哭歸家常持玉盒子
鬱鬱不樂忽有胡僧扣門求食曰君有至寶乞相示
也崔生曰某貧士何有是請僧曰君豈不有異人相
贈乎貧道望氣知之崔生試出玉盒子示僧僧起請
以百萬市之遂往崔生問僧曰女郎誰耶曰君所納
妻西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也姊亦負美名於仙都
况復人間所惜君納之不得久遠若住得一年君舉
家不死矣

驪山姥

驪山姥不知何代人也李筌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

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石室中得黃帝陰符本編
素書緘之甚密題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
寇謙之藏之名山用傳同好以糜爛筌抄讀數千徧
竟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鬢髻當
頂餘髮半垂弊衣扶杖神狀甚異路旁見遺火燒樹
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筌聞之驚前問曰此
黃帝陰符秘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
元六周甲子矣三元一周計一百八十年六周共計

一千八少年從何而知筌稽首載拜具告得符之
所因請問玄義使筌正立向明視之曰受此符者當
須名列仙籍骨相應仙而後可以語至道之幽妙啓
玄關之鎖鑰耳不然者反受其咎也少年顴骨貫於
生門命輪齊於月角血脉未滅心影不偏性賢而好
法神勇而樂智真吾弟子也然四十五歲當有大厄
因出丹書符一通貫於杖端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
相保於是命坐為說陰符之義曰陰符者上清所秘

玄臺所尊理國則太平理身則得道非獨機權制勝
之用乃至道之要樞豈人間之常典耶昔雖有暴橫
黃帝舉賢用能誅彊伐叛以佐神農之理三年百戰
而功用未成齋心告天罪已請命九靈金母命蒙狐
之使授以玉符然後能通天達誠感動天帝命玄女
教其兵機賜帝九天六甲兵信之符此書乃行於世
凡三百餘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
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彊兵

戰勝之術皆出自天機合乎神智觀其精妙則黃庭
內景不足以為玄察其至要則經傳子史不足以為
文較其巧智則孫吳韓白不足以為奇一名黃帝天
機之書非奇人不可妄傳九竅四肢不具慳貪愚痴
驕奢淫佚者必不可使聞之凡傳同好當齋而傳之
有本者為師受書者為弟子不得以富貴為重貧賤
為輕違之者奪紀二十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名
山石巖中得加算本命日誦七徧益心機加年壽出

三尸下九蟲秘而重之當傳同好耳此書至人學之
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凡人學之得其殃職今不
同也經言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蓋泄天機
也泄天機者沉三劫得不戒哉言訖謂筌曰日已晡
矣吾有麥飯相與為食袖中出乙瓠令筌於谷中取
水既滿瓠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却至樹
下失姥所在惟於石上留麥飯數升筌悵望至夕不
復見姥乃食麥飯自此不食因絕粒求道注陰符述

二十四機著太白陰經述
台志閩外春秋以行於
世仕為荆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

花姑

花姑者女道士黃靈微也年八十歲有少容貌如嬰
孺道行高潔世人號為花姑蹠履行奔馬莫及不知
何許人也自唐初來往江浙湘嶺間名山靈洞無所
不造經涉之處或宿於林野即有神靈衛之人或有
不正之念欲凌侮者立致顛沛遠近畏而敬之奉事

之若神明焉聞南嶽魏夫人平昔渡江修道有壇靖
在臨川郡臨女水西石井上有仙壇遂訪求之歲月
且久榛蕪淪翳時人莫得知之唐則天長壽二年壬
辰冬十月詣洪州西山謁道士胡惠超而問焉超字
拔俗能通神明即為指南郭六里許有烏龜原古有
石龜每犯田苗被人擊其首折則其處也姑訪之見
龜之左右壇迹宛然立處當壇中於其下得天尊像
油甕鐵刀燈盞之類因葺而興之復夢夫人指九曲

池於壇南訪而獲之塼砌尚在景雲中睿宗使道士
葉善信將繡像幡花來修法事仍於壇西建洞靈觀
度女道士七人住持洎玄宗醮祭祈禱不絕每有風
雨或聞簫管之聲凡是禮謁必須嚴潔不爾有蛇虎
驚吼之異時有雲物如鳥羣飛垂帶直下壇上倏忽
西出如向井山前後泚一而已花姑聲響靈通密有
所告曰井山古迹汝須崇修俄聞異香從西來姑累
得嘉毳躬身葺構行宿洞口聞鐘磬之音須荒梗多

仙媛五卷
時若有人接迹寓宿林莽恬然甚安達明入山果遇
壇殿餘址遂立屋宇聞步虛仙梵之音環壇數里有
樵採不精潔者必有怪異之驚有野象中箭來托仙
姑姑為除之其後每齋前啣蓮藕以獻姑玄宗開元
九年辛酉歲姑欲昇化謂其弟子曰吾仙程所促不
可久住吾身化之後勿釘棺只以絳紗幕覆棺上而
已明日無疾而終肌膚香潔形氣溫暖異香滿于庭
堂之內弟子依所命棺不釘以絳紗覆之忽聞雷震

聲紗上有孔大如鷄子棺中唯有衾覆木簡屋上穿
處可通人座中奠瓜數日生蔓結實如桃者二馬每
至忌日即風雲鬱勃直入室內玄宗聞而駭之使覆
其事明日使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開元二十八年
庚辰三月乙酉勅道士齋龍壁來醮忽有白鹿自壇
東出至姑冢間而滅即花姑葬木簡之處又有五色
仙娥集于壇上刺史張景侯以為聖德所感立碑頌
述天寶八年己丑魏夫人上昇之所度女道士二人

仙傳五卷
常修香火代宗大曆三年戊申魯郡開國公顏真卿
為撫州刺史見舊跡荒廢闢人住持名仙靈觀道士
黃道進二七人住洞靈觀又以高行女道士黎瓊仙
七人居仙壇院顏公述仙壇碑而自書以紀其事迹
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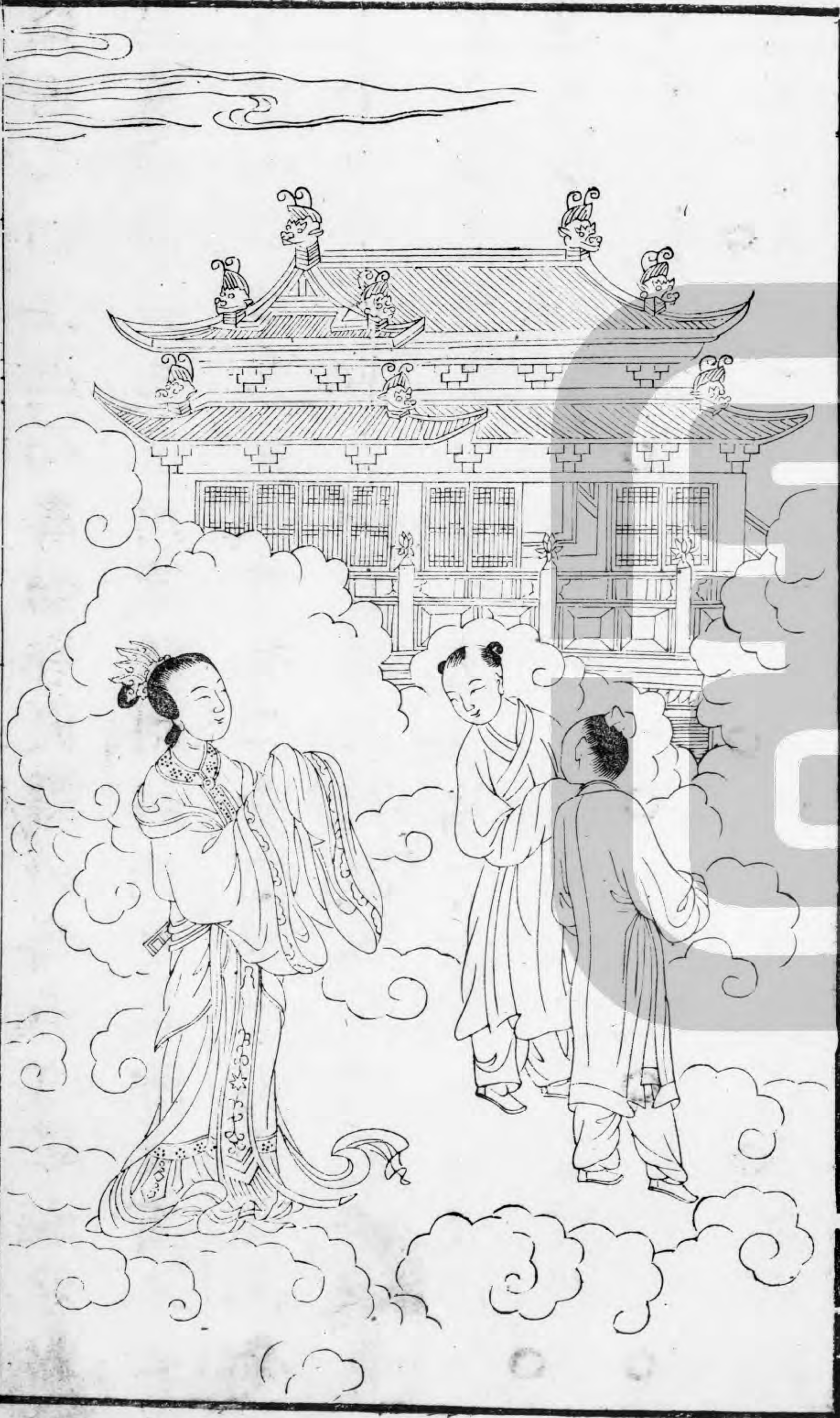
焦靜真

唐女貞焦靜真因精思間有人導至方丈山遇二女
仙謂曰子欲為真君可謁東華青童道君受三皇法
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得道高于陶都水之任當為
東華上清真人

王法進

王法進劍州臨津縣人也狹孺之時自然好道家近
古觀雖無道士居之其嬉戲未嘗輕侮其尊像見必
斂手致敬焉至十餘歲有女冠自劍州歷外邑過其
家父母以其慕道託女冠以保護之與受正一延生

籙因名曰法進而專勤香火護持齋戒亦茹栢絕粒
時有感降是歲三川饑饉斛斗翔貴死者十有五六
多採山芋野葛充饑忽有二青童降于其庭宣上帝
之命曰以汝宿稟仙骨歸心精誠不忘於道今以青
童呂汝受事於玉京也法進即隨青童騰身凌虛徑
達天帝之所帝命以玉杯霞漿賜之飲訖帝謂之曰
人稟三才之大體天地之和氣得為人形復生中土
甚不易也而天運四時之氣地稟五行之秀生五穀



百粟以養人。而人不體天地養育之恩。輕棄五穀。厭捨絲麻。使耕農之夫。紡績之婦。身勤而不得飽。力竭而不免寒。徒施其勞。曾不愛惜。斯固神明所責。天地不祐也。近者地司嶽瀆。各有奏言。人厭賤五穀。不貴衣食之本。已敕太華之府。收五穀之神。令所種不成。下民饑餓。因示責罰。以懲其心。世愚悠悠。曾未覺悟。旋奉太上所勅。以大道好生。不可因彼愚民。以害衆善。雖天地神明罪之。愚民亦不知過之所。因起無懺。

請首原之路。虛受其苦。爾汝當為無上侍童。入侍天府。今且令汝下世。告諭下民。使其悔罪。寶愛桑蠶。貴敬農事。惜五穀百粟。知大道之養人。厚地之育物。宗奉正道。崇事神明。至於水火之用。不可厭棄。衣食之養。儉已約身。皆能行此明戒。天地愛之。神明護之。風雨順調。家國安泰。此乃增益汝之陰功也。即命侍女披琅笈珠韞。出靈寶清齋醮謝天地法一卷。付之俾傳行于世。曰。世人可相率於清靜之處。置齋悔謝一

年之內春秋再為春則祈于年豐秋則謝于道加如
 此則宿業可除。穀父蠶母之神。為致豐稔也。龍虎之
 年復當台汝矣。命青童送還其家。已三箇月也。所授
 之書。即今靈寶清齋告謝天地之法是也。其法簡易
 與靈寶自然齋大都相類。但人間行之。立成徵效。苟
 或几席器物。小有輕慢。濁汙者。營奉之人。有不公心
 者。即飄風驟雨。壞其壇筵。迅霆疾雷。毀其器用。自是
 三川梁漢之人。歲皆崇事。雖愚朴之士。狂暴之夫。罔

不戰慄。兢戒致恭。擊跽知奉其法焉。又螟蝗旱潦。害
 稼傷農之處。有率眾誠勉於修奉。炷香告天。旦夕響
 應。必臻其祐。與不虔不信之徒。立可見其徵驗矣。巴
 南謂之清齋。蜀土謂之天功齋。蓋一揆也。法進以唐
 玄宗天寶十一年壬辰歲。雲鶴迎之而昇天。此乃亦
 符龍虎之神人之言矣。

費妙行

費妙行唐孫天師智涼之妻也。玄宗天寶七年天師

奏乞置觀度女道士七人立堂祠之五代亂觀遂廢
宋初復興始命男道士居焉遂立天師像并妙行並
祠于觀今額真福屬隆興府奉新縣

王女

王保義為荆南高從誨行軍司馬生女不食葷血五
歲能誦黃庭及長夢渡水登山見金銀宮闈云是方
丈山女仙數十人中一人曰麻姑相結姊妹授以琵琶
數曲自是數夜一遇歲餘得百餘曲其尤者有獨

指商以一指彈一曲後夢麻姑曰即當相邀明日庭
中有雲鶴音樂女奄然而化去

楊正見

楊正見者眉州通義縣民楊寵女也幼而聰悟仁憫
雅尚清虛既笄父母娉同郡王生王亦鉅富好賓客
一旦舅姑會親故市魚使正見為膾賓客博戲於廳
中日昃而盤食未備正見憐魚之生盆中戲弄之竟
不忍殺既哺矣舅姑促責食遲正見懼竄於隣里但

行野徑中已數十里不覺疲倦見夾道花木異於人世至一山舍有女冠在焉具以其由白之女冠曰子有愍人好生之心可以教也因留止焉山舍在蒲江縣主簿化側其居無水常使正見汲澗泉女冠素不食為正見故時出山外求糧以贍之如此數年正見恭慎勤恪執弟子之禮未嘗虧怠忽于汲泉之所有一小兒潔白可愛纔及年餘見人喜且笑正見抱而撫怜之以為常矣由此汲水歸遲者數四女冠疑怪

而問之正見以事白女冠曰若復見必抱兒徑來吾欲一見耳自是月餘正見汲泉此兒復出因抱之而歸漸近家兒已殭矣視之有如草樹之根重數斤女冠見而識之乃茯苓也命潔甌以蒸之會山中糧盡女冠出山求糧乃給正見食柴三小束諭之曰甌中之物但盡此三束柴止火可也勿輒視之女冠出期一夕而回此夕大風雨山水溢道阻十日不歸正見食盡飢甚聞甌中物香竊食之數日俱盡女冠方歸

聞之歎曰神仙固當有定分向不遇兩水壞道汝豈得盡食靈藥乎吾師常云此山有人形茯苓得食之者白日昇天吾伺之二十年矣汝今遇而食之真得道者也自此正見容狀益異光彩射人長有衆仙降其室與之論真宮天府之事歲餘白日昇天即開元二十一年壬申十一月三日也常謂其師曰得食靈藥即日便合登仙所以遲迴者幼年之時見父母揀稅錢輸官有明淨圓好者竊藏二錢翫之以此為隱藏官錢過罰居人間更一年耳其升天處即今邛州蒲江縣主簿化也有汲水之處存焉昔廣漢主簿王興上昇於此

董上仙

董上仙遂州方義女也年十七神姿艷冶寡於飲膳好靜守和不離於世鄉里以其容德皆謂之上仙之人故號曰上仙忽一旦紫雲垂布并天樂下於其庭青童子二人引之昇天父母素愚號哭呼之不已去

地數十丈復下還家紫雲青童旋不復見居數月又
昇天如初父母又號泣良久復下唐開元中天子好
尚神仙聞其事詔使徵入長安月餘乞還鄉里許之
中使送還家百餘日復昇天父母又哭之乃蛻其皮
於地而飛去皮如其形衣結不解若蟬蛻耳遂漆而
留之詔置上仙唐興兩觀於其居處今在州北十餘
里涪江之濱焉

張連翹

黃梅縣女道士張連翹者年八九歲常持瓶汲水忽
見井中有蓮花如小盤漸出井口往取便縮不取
又出如是數四遂入井家人怪久不回往視見連翹
立井水上及出忽得笑疾問其故云有人自後以手
觸其腋痒不可忍父母以為鬼魅所加中夜潛移之
舅族方不笑頃之又還其家云飢求食日食數斗米
飯雖夜置菹肴於臥所覺即食之如是六七日乃聞
食臭自爾不復食歲時或進三四顆棗父母因命出

家為道士年十八晝日於觀中獨坐見天上墮兩錢連翹起就拾之隣家婦人乃推籬倒亦爭拾連翹以身據錢上又與黃藥三丸遽起取之婦人摩手奪一丸去因吞二丸俄而卒死連翹頃之醒便覺力彊神清倍於常日其婦人吞一丸經日方蘇飲食如故天寶末連翹在觀忽悲思父母如有所適之意百姓邑宮皆見五色雲擁一寶輿自天而下人謂連翹已去爭來看視連翹初無所覺雲亦消散論者云人衆故不去連翹至今猶在兩脇相合形體枯悴而無所食矣

酒家美婦

張鎬南陽人也少為業勤苦隱王房山未嘗釋卷山下有酒家鎬執卷詣之飲二三盃而歸一日見美婦人在酒家揖之與語命以同飲欣然無拒色詞旨明辨容狀佳麗既晚告去鎬深念之通夕不寐未明復往伺之已在酒家矣復召與飲微詞調之婦人曰君

仙媛五卷
非常人願有所托能終身即所願也鎬許諾與之歸
山居一年而鎬勤於墳典意漸踈薄時或忿恚婦人
曰君情若此我不可久住但得鯉魚脂一斗合藥即
足矣鎬未測所用力求以投之婦以鯉魚脂投井中
身亦隨下須臾一鯉自井躍出凌空欲去謂鎬曰吾
比待子立功立事同昇太清今既如斯固子之薄福
也他日守位不終悔亦何及鎬拜謝悔過於乘魚
昇天而去鎬後出山歷官位至宰輔為河南都統常
心念不終之言每日啓責後貶辰州司戶復徵用薨
時年方六十每話於賓友終身為恨矣

太陰夫人

盧杞少時窮居東都於廢宅內賃居鄰有麻氏嫗孤
獨杞遇暴疾臥月餘麻婆來作羹粥疾愈後晚從外
婦見金犢車子在麻婆門外盧公驚異窺之見一女
年十四五真神人明日潛訪麻婆麻婆曰莫要作婚
姻否試與商量杞曰其貧賤焉敢輒有此意麻曰亦

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諧矣請齋三日會於城東廢觀
 既至見古木荒草久無人居逡巡雷電風雨暴起化
 出樓臺金殿玉帳景物華麗有輜輶降空即前時女
 子也與杞相見曰某即天人奉上帝命遣人間自求
 匹偶耳君有仙相故遣麻婆傳意更七日清齋當再
 奉見女子呼麻婆付兩丸藥須臾雷電黑雲女子已
 不見古木荒草如舊麻婆與杞既清齋七日斲地種
 藥纜種已蔓生未頃刻二葫蘆生於蔓上漸大如兩



斛甕麻婆以刀剗其中麻婆與祀各處其一仍令具油衣三領風雷忽起騰上碧霄滿耳只聞波濤之聲久之甚寒令着油衫如在冰雪中復令着至三重甚暖麻婆曰去洛已八萬里長久葫蘆止息遂見宮闈樓臺皆以水晶為墻垣披甲仗戈者數百人麻婆引祀入見紫殿後女百人令祀坐具酒饌麻婆屏立於諸衛下女子謂祀君合得三事任取一事常留此宮壽與天畢次為地仙常居人間時得至此下為中國

宰相祀曰在此處實為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其為太陰夫人仙格已高足下便是白日昇天然須定不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乃賚青紙為表當庭拜奏曰須啟上帝少頃聞東北間聲云上帝使至太陰夫人與諸仙趨降俄有幢節香幡引朱衣少年立階下朱衣宣帝命曰盧祀得太陰夫人狀云欲住水晶宮如何祀無言夫人但令疾應又無言夫人及左右大懼馳入取鮫鮓五匹以賂使者欲其稽緩食頃間又

問盧杞欲水晶宮住作地仙及人間宰相此度須快
應杞大呼曰人間宰相朱衣趨去太陰夫人失色曰
此麻婆之過速領回推入葫蘆又聞風水之聲却至
故居塵榻宛然時已夜半葫蘆與麻婆並不見矣

姚氏三子

唐御史姚生罷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
人各一姓皆及壯而頑駑不肖姚之子稍長於二生
姚惜其不學日以誨責而怠遊不悛遂於中條山之

陽結茅以居之冀絕外事得專藝學林壑重深囂塵
不到將遣之日姚誡之曰每季一試汝之所能學有
不進必覆楚及汝汝其勉焉及到山中二子曾不開
卷但撲斲塗墍為務居數月其長謂二人曰試期至
矣汝曹都不省書吾為汝懼二子曾不介意其長攻
書甚勤忽一夕子夜臨燭凭几披書之次覺所衣之
裘後裾為物所牽襟領漸下亦不之異徐引而襲焉
俄而復爾如是數四遂迴視之見一小豚籍裘而伏

色甚潔白光潤如玉因以墨書界方擊之豚聲駭而走遽呼二子秉燭索于堂中牖戶甚密周視無隙而莫知豚所往明日有蒼頭騎馬扣門措簪而入謂三人曰夫人問訊昨夜小兒無知誤入君衣裾殊以為慙然君擊之過傷今則平矣君勿為慮三人俱遜詞謝之相視莫測其故少頃向來騎僮復至兼抱持所傷之兒并乳襦數人衣襦皆綺紈精麗非尋常所見復傳夫人語云小兒無恙故以相示逼而觀之自眉

至鼻端如丹縷焉則界方稜所擊之迹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襦皆甘言慰安之又云少頃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三子悉欲潛去避之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奔波而至前施屏幃茵席炳煥香氣殊異旋見一曲壁車青牛丹轂其疾如風寶馬數百前後導從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子趨出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兒至此君昨所傷亦不至甚恐為君憂故來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餘風姿閑整俯仰如神亦

仙媛五卷
不知何人也問三子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對曰
吾有三女殊姿淋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
因留不去為三子各創一院指頤之間畫堂高閣連
雲而具翌日有輜輶至馬賓後粲麗逾於戚里車服
炫晃流光照地香滿山谷三女自車而下皆年十七
八夫人引三女昇堂又延三子就座酒肴珍備果實
豐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識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
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謝復有送女數十若

神仙焉是夕合卺夫人謂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
所欲者貴也但百日不泄於人令君長生度世位極
人臣三子復拜謝但以愚昧扞格為憂夫人曰君勿
憂斯易耳乃救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須臾孔子具
冠劍而至夫人臨階宣父拜謁甚恭夫人端立微勞
問之謂曰吾三壻欲學君其引之宣父乃命三子指
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義悉通咸若素
習既而宣父謝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兵符

玉璫秘訣三子又得之無遺復坐與言則皆文武全
才學究天人之際矣三子相視自覺風度夷曠神思
開爽悉將相之具其後姚使家僮饋糧至則大駭而
走姚問其故具對以屋宇帷帳之盛人物艷麗之多
姚驚謂所親曰是必山鬼所魅也促召三子三子將
行夫人戒之曰慎勿泄露縱加楚撻亦勿言之三子
至姚亦訝其神氣秀發占對閒雅姚曰三子驟爾皆
有鬼物憑焉苦問其故不言遂鞭之數十不勝其痛

具道本末姚乃幽之別所姚素館一碩儒因召而與
語儒者驚曰大異大異君何用責三子乎向使三子
不泄其事則必為公相貴極人臣今泄之其命也夫
姚問其故儒者云吾見織女婺女須女星皆無光是
三女星降下人間將福三子今泄天機三子免禍幸
矣其夜儒者引姚視三星果無光姚乃釋三子遣之
歸山至則三女邈然如不相識夫人讓之曰子不用
吾言既泄天機當與子訣因以湯飲三子既飲其湯

仙媛五卷
則昏頑如舊一無所知儒謂媿曰三女星猶在人間
亦不遠此地分密謂所親言其處或云河東張嘉真
家其後將相三代矣

青童君

天水趙旭少孤介好學有姿貌善清言習黃老之道
家于廣陵獨葺幽居唯二奴侍側嘗夢一女子衣青
衣搥笑牖間及覺而異之因祝曰是何靈異願覲仙
姿幸賜神契夜半忽聞窓外切々笑聲旭知其神復

祝之乃言曰吾上界仙女也聞君累德清素幸因寤
寐願托清風旭驚喜整衣而起曰襄王巫山之夢洞
簫秦女之契乃今知之靈鑒忽臨忻歎交集乃點燈
拂席以延之忽有清香滿室有一女年可十四五容
範曠代衣六銖霧縠之衣躡五色連文之履開簾而
入旭載拜女笑曰吾天上青童久居清禁幽懷阻曠
位居末品時有世念帝罰我人間隨所感配以君氣
質虛爽體洞玄默幸託清音願諧神韻旭曰碎碎之

質假息刺漏不意高真俯垂濟度豈敢妄興俗懷女
乃笑曰君宿世有道骨法應仙然名已在金格當相
與吹洞簫於紅樓之上撫雲璈于碧落之中乃延坐
話玉皇內景之事夜一鼓令施寢具旭貧無可施女
笑曰無煩僊郎乃命備寢內須臾霧暗食頃方收其
室中施設珍奇非所知也遂携手入內其瓌姿發越
希世罕傳夜深忽聞外一女呼青夫人旭駭以問之
答曰同宮女子相尋爾且勿應乃扣柱歌曰月露飄

颺星漢斜獨行窈窕浮雲車仙郎獨邀青童君結情
羅帳連心花歌甚長旭唯記兩韻謂青童君曰可延
入否答曰此女多言盧洩吾事於上界耳旭曰設琴
瑟者由人調之何患乎乃起迎之見一神女在空中
去地丈餘許侍女六七人建九明蟠龍之蓋戴金精
舞鳳之冠長裾曳風璀璨心目旭再拜邀之乃下曰
吾嫦娥女也聞君與青君集會故捕迹耳便入室青
君笑曰卿何已知吾處也答曰佳期不相告誰過耶

相與笑樂旭喜悅不知所裁既同歡洽將曉侍女進
曰鷄鳴矣巡人案之女曰命車答曰備矣約以後期
答曰慎勿言之世人吾不相棄也及出戶有五雲車
二乘浮於空中遂各登車訣別靈風颯然凌空而上
極目乃滅旭不自意如此喜悅交甚但灑掃焚名香
絕人事以待之隔數夕復來來時皆先有清風肅然
異香從之其所從仙女益多歡娛日洽為旭致行厨
珍膳皆不可識甘美殊常每一食經旬不饑但覺體

氣冲爽旭因求長生久視之道密受隱訣其大抵如
抱朴子內篇修行旭亦精誠感通又為旭致天樂有
仙妓飛奏簷楹而不下謂旭曰君未列仙品不合正
御故不下也其樂唯笙簫琴瑟畧同人間其餘並不
能識聲韻清鏘奏訖而雲霧霏然已不見矣又為旭
致珍寶奇麗之物乃曰此物不合令世人見吾以卿
宿世當仙得肆所欲然仙道密妙與世殊途君若洩
之吾不得來也旭言誓重疊後歲餘旭奴盜琉璃珠

鬻於市適值胡人捧而禮之酌價百萬奴驚不伏胡人逼之而相擊官勘之奴悉陳狀旭都未知其夜女愴然無容曰君奴洩吾事當逝矣旭方知失奴而悲不自勝女曰甚知君心然事亦不合長與君往來運數然耳自此訣別努力修持當速相見也其大要以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遂留仙樞龍席隱訣五篇內多隱語亦指驗於旭旭洞曉之將旦而去旭悲哽執手女曰悲自何來旭曰在心所牽耳女曰身

為心牽鬼道至矣言訖竦身而上忽不見室中簾帷器具悉無矣旭恍然自失其後寤寐間彷彿猶尚往來旭大曆初猶在淮泗或有人於益州見之短小美容範多在市肆商貨故時人莫得辨也仙樞五篇後有旭紀事詞甚詳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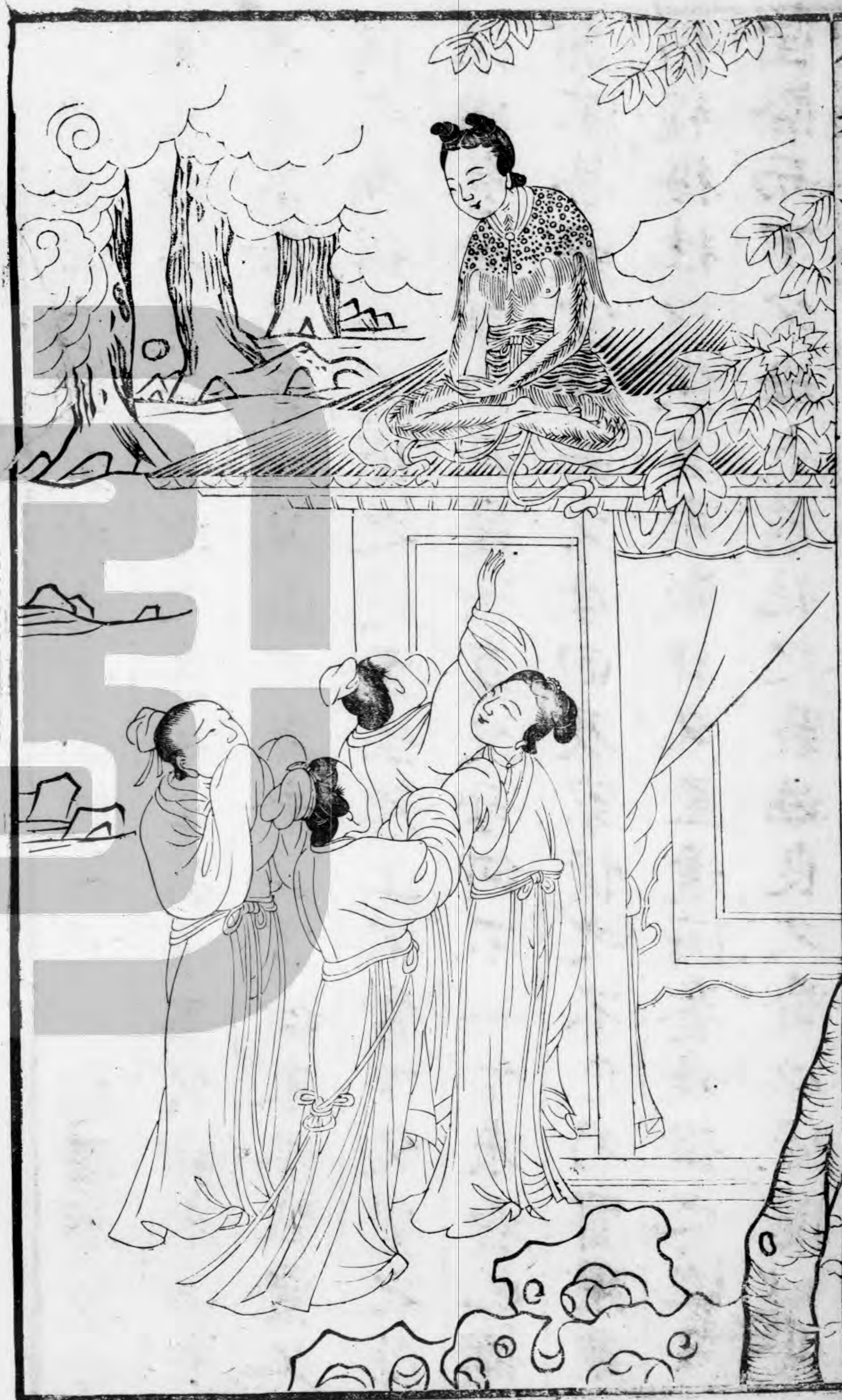
虞卿女子

唐貞元初虞卿里人女年十餘歲臨井治魚魚跳墮井逐之亦墮其內有老父接抱入房室百十步見堂

宇甚妍潔明敞老姥居中坐左右極多父曰汝可拜呼阿姑留連數日珍食甘果都不欲歸姥曰翁母憶汝不可留也老父捧至井上贈金錢二枚父母一見驚往接之女乃瞑目拳手疾呼索二盤及至嫵腥令以灰洗乃瀉錢合於一盤遂復舊自此不食唯飲湯茶數日嫵居處臭穢請就觀中修行歲餘有過客避暑於院門內而熟寐忽夢金甲朱戈者叱曰仙官在此安敢衝突驚覺流汗而走後不知所之

蕭氏乳母

蕭氏乳母自言初生遭荒亂父母度其必不食遂將往南山盛於被中棄於石上而還人迹罕及俄有遇難者數人見而憐之相率將婦土龕下以泉水浸松葉點其口數日益康強歲餘能言不復食餘物但食松栢耳口鼻拂々有毛出至五六歲覺身輕騰空可及丈餘有小異兒或三或五引與遊戲不知所從肘腋間亦漸出綠毛近尺餘身稍能飛與異兒羣遊海



上至王母宮聽天樂食靈果然每月一到所養翁母
 家或以名花雜藥獻之後十年賊平本父母來山中
 將求其餘骨葬之見其所養者具言始末涕泣累夕
 伺之期得一見頃之遂至坐簷上不肯下父望之悲
 泣所養者謂曰此是汝真父母何不一下來看也掉
 頭不答飛空而去父母回及家憶之不已乃買果栗
 搗糧復往以俟其來數日又至遣所養姥招之遂自
 空際而下父母走前抱之號泣良久喻以歸還曰某

在此甚樂不願歸也父母以所持果飼之逡巡異兒
等十數至息於簷樹呼曰同遊去天宮正作樂乃出
將奮身復墮於地諸兒齊聲曰食俗物矣若執遂散
父母挈之以歸嫁為人妻生子二人又屬飢儉乃為
乳母

何仙姑

何仙姑零陵市道女也始十三歲隨女伴入山採茶
俄失伴侶獨行迷歸路見東峰山下一人修髯紺目

冠高冠衣去銖衣即洞賓也仙姑亟拜之洞賓出一
桃曰汝年幼必好果物食此盡他日當飛昇不然止
居地中也仙姑僅能食其半髯者指以歸路仙姑歸
時自謂止一日不知已逾月矣自是不飢不渴洞知
人事休咎後尸解去洞賓嘗謂仙姑曰吾嘗遊華陰
市中賣藥以靈丹一粒置他藥萬粒中有求醫者探
手取而得之可長生矣如是者數日但見他藥萬粒
採取入手而此丹入手即墜因嘆世間仙骨難遇者

如此

盧眉娘

唐永貞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歲眉娘生眉如線且長故有是名本北祖帝師之裔自大定中流落嶺表後漢盧景裕景祚景宜景融兄弟四人皆為皇王之師因號帝師也眉娘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于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如毛髮其品題章句無不具矣更善作

飛仙蓋以絲一鈎分為三段染成五色結為金蓋五重其中有十州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儀而執幢捧節童子亦不啻千數其蓋闊一丈秤無三兩煎靈香膏傳之則堅硬不斷唐順宗皇帝嘉其工謂之神姑因令止于宮中每日止飲酒二三合至元和中憲宗嘉其聰慧而又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眉娘不願在禁中遂度為道士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及後神遷香氣滿堂弟子將葬舉棺覺輕即撤其

蓋惟見雙舊履而已後人往々見眉娘乘紫雲遊於海上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羅逍遙傳而象先之名無聞故不為時人傳焉



